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项目

梦书

MEIQUO SHU
XINAN LIAN-DA

西南联大

梅男 著

XINAN
WORKS



APR TIME
时代出版传媒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梦书

西南
联大

MENG SHU
XINAN LIAN-DA

海男 著

HAI NAN
WORKS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书:西南联大/海男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396-5946-6

I. ①梦…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2008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选 题 策 划 岑 杰
责 任 编 辑 岑 杰 韩 露
装 帧 设 计 居 居

书 名 梦书:西南联大
出 版 发 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出版社地址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印 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 本 710毫米×1010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6-5946-6
定 价 39.00元

自 序

一个人的追思录

时间就是追思,在这点上,小说的虚构帮助我在流动的时间中追思着过去的时间。触碰时间,宛如在峡谷中触摸到了一块稳定不变的巨石,你看着它貌似不变,其实它已在我们冥睡或者远离它时演变了无数次。

写小说,是我的一种现实,很多时候,在绝望无奈的日子里,写小说让我拥有了时代和社会的背景。

《梦书:西南联大》本应是一首教育之梦与逃亡的史诗,它使我看见了一个人的述说:书中穿着蓝花布裙的女孩,也许就是前世的我。我对人的前世充满了种种的猜测和幻想,这是一个我们去不到的地方,然而,小说叙事可以帮助我去到那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这个世界因为有了小说,就拥有了轮回史的革命。

《梦书:西南联大》毋庸置疑是一部梦书,教育本应是一座圣堂和一座花园,然而,战乱来临了,南迁之路开始,书中穿着蓝花布裙的女孩出现了。

迷茫的感觉越来越好,它适宜品尝。在写长篇小说的日子里,总有无法结

束的叙事,而迷茫就像逃亡一样是所有叙事中难以摆脱的主题。我又回到了九十年代写小说的时光,那些被文字揭开的是我历练过的蒙难史。小说,证明了我们的梦与现实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呈现了人是怎样活下去的历史。

写作这本书已经很长时间,我感觉到了疲惫,当一个人经历了记忆中的战乱到结束战役的平静之后,剩下的只是冥息。

书中那个身穿蓝花布裙的女孩是一个符号,小说之所以能写下去,是因为有作家叙事的符号:这些符号仿佛一根火柴棒,因为它才可能点燃一堆柴火。而写作者的整个过程,就是点燃柴火,让每一根柴火燃烧下去,如果你细看就会发现,在一堆开始燃烧的柴火中,每一根柴火的形状结构导致了它们燃烧的迥异,有些柴火在边缘,有些柴火在中央;有些柴火因燃烧得太快而迅速地变成了灰,有些柴火因缓慢燃烧,则冷却得也很慢。写小说的过程仿佛是一堆柴火的燃烧,它以无限的可能性将自身燃烧的过程转换成从白昼到黑夜的尽头,而无论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在燃烧,最终我们面对的无疑是一堆灰烬而已。

灰烬看似已冷却,却让我们看到了一场生死搏斗后的宁静。写小说的意义就在此,记录并描述穿透了一堆荒原上燃烧的柴火,而手中最初的那根火柴棒很重要,它是小小的魔杖,点燃了潮湿或干透的柴心,同时点燃了时间黑暗中心隐蔽的那根线索,写小说更多是揭示隐蔽而秘密的时间之线索,从而让它逐日敞亮。

《梦书:西南联大》是过去时间中的历史之梦。

我与这个梦的缔结,源于我有机会走进了原西南联大的校址,它就是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区,里面有我的画室,每每我走在联大路上,我就会看见我的前世,于是,我就看见了那个身穿蓝花布裙的联大女学生……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梦,并非全是虚无,书中的故事均是梦书的一部分。在写作这本书的日子里,我的现实生活经历了从未有过的战乱,我也曾坐在原西南联大的校园深处,与那些失散在时间中的亡灵们相遇……相遇同时也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在相遇中故事才会有惊雷和秋雨。

梦,意味着抵达,这条路看似平静,却布满险滩。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置身在他们的时代,因而也必然与他们时代背景中的时间相遇。书中多数人都 在迁徙与逃亡中与命运中的人或事相遇,这当中,也包括空中飞来飞去的那只 精灵之鸟,同时也包括那匹会通灵的白马,正是它们的存在,让我找到了梦书 的飞翔与驰骋。

书,是凭借着作家心灵奥秘所书写的结构。

西南联大是在历史进程中诞生的教育史传奇。借助于这个特定的时间, 穿蓝花布裙的女学生出现在南渡而来的长夜之下,她的出现让我由此看见了 电影般的新浪潮画面,我不断地强调这条蓝花布裙,它是旧时代青春的标志, 因为它我们由此可以看见另一个身穿中国旗袍的女人,她就是穿蓝花布裙女 生的母亲……两个女人,因为战争,相遇在西南联大校园,最后又相遇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的缅北,母亲在前沿阵地做救护工作,女儿则在缅北的原始森林 中的中国远征军救护站做护理工作。

《梦书:西南联大》所叙述的均是从联大历史中衍生出来的故事。西南联 大不仅造就了教育的梦想,而且造就了时代浪潮中勇于探索生命意义的学子 们,书中的男女青年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缅北战场,以自己投身于战争的行 为完成了他们对于生与死的实践或探索之旅。这本书也可以说是战事遗梦, 一个人或一群人不知不觉就完成了他们在人世间辗转不休的命运交响曲。我 在书中写到了他们的爱情和磨难,同时写到了他们年轻的生命相融于时间历

程中的个人进行曲。

写小说,是一种敛集多种神秘滋味的过程,当然,在这些滋味中更多的是生命个体与命运搏斗和迂回周转的时间录。从那个穿蓝花布裙的女孩出场的时刻,就意味着一场逃亡录已经开始了,战争,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最大的浩劫,对个体来说,也同样是劫难。写作中,我会相隔一个个漫长的时光,从楼梯、过道、花园深处,听见他们在轮船、陆地上奔跑,也会看见他们在金黄的麦田、弯曲的群山河流中奔逃……

从脚下的逃亡录开始,西南联大来到了彩云之南的滇池畔,一个不凡而伟大的传奇从逃亡开始,必将传唱出一代又一代人的歌声。逃亡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长久而恒定的故事,人们因战争、饥饿、瘟疫而逃亡……也会因为个体的灵魂迷乱而逃亡,我对逃亡感兴趣,是因为我自己每天也同样置身在逃亡中,而写作本身就是精神史的大逃亡,作家看见雷电时,同时也看见了被雷电击损的高空树枝以及在闪电之下奔跑的生灵。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奔逃,带着自己的书卷、行李、工具,也携带着自己的亲人伴侣,逃亡是长久的;她们带着妇女用品和柔软的四肢,也带着女性主义的抗争和孤独在细碎的花园中拉开铁门,朝着广阔的星空奔逃;他们带着由来已久的刀剑和男权的话语权,同时带着自己冒险主义的理想生活,赴命于新的疆场……逃亡不仅发生在战乱中,也同时呈现在和平年代的日常生活体系中。

《梦书:西南联大》首先是纠结在我内心的一个梦,之所以称之为梦书,是因为只有梦可以用多种形式的结构捕捉过去、现在和未来。米兰·昆德拉说:机遇,只有机遇才给我们启示,那些出自必然的事情,可以预期的事情,日日重复的事情,总是无言无语,只有机遇能对我们说话,我们读出其中含义,就如占卜赛人从沉入杯底的咖啡渣里读出幻象。

梦,犹如幻象之恋,在这个无眠的长夜里,无声而静默地想你。想你房间里堆集的书,没有崇高宣言的年华;想你窗前的布帘,像遮挡着暗红色的墙壁,想你刹那间的轻狂和始终如一的优美;想你怯懦之后的勇气,想你叙述别人故事时的忧伤及对自己命运的认同;想你爱上的女人以及突然中断的续篇;想你对自由的尊敬及关于崇高的内心规范;想你脸上变幻的帷幕以及对未来新的虚构;想你醉生梦死后醒来的黎明。

梦本应是虚无主义者的土壤,在此土地上可以筑铸超越现实的主题,然而,在这本书中产生的梦是拥有现实土壤的,沿着书中的线索,里面的人物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虚构的,无论他们似曾相识,或者完全远离我们的生活,在里面,我所书写的梦书都是我们曾经的黑夜与白昼的史诗。

正像眼前涌来的一束束幽蓝的色光,我此刻的光芒,它拒绝一切,隐蔽在这天地的角隅,静静地垂下眼神,准备着在午夜以后看星空弥漫过的流星的轨迹。

所谓梦书,在这里就是精神和生命经历了一次次逃亡后,对于生命家园的守候,因此,我深信:书中的每一段叙事都已经替代我的灵魂守候着敞开而隐蔽的时间。而此刻,如此安静的黄昏继续上升着黑夜,尽管所有的美事物都将转瞬即逝,我却历经了长久的欢心和蹉跎。晚安,这梦间的轮回,这不倦的梦卷,无论你们在哪里,正轮回或与我即将相遇,你们都将是我的梦中人。

目录

Contents

001	自序 一个人的追思录
001	Chapter 1 / 穿蓝花裙的逃亡夜
049	Chapter 2 / 来自蒙自的叙事
091	Chapter 3 / 赴国难或留守者
133	Chapter 4 / 长离别
179	Chapter 5 / 缅北之殇和归梦之路
225	Chapter 6 / 长相忆
269	尾声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诞生梦境

DREAM

梦书

Chapter 1



穿蓝花裙的逃亡夜



时间已经很久了,当我的骨头开始衰朽不堪时,我又一次地回到了我身穿蓝花布裙逃亡的前夜。逃亡,是人生中最伟大而无常的艺术,也是用肉身与灵魂相互搏斗的一场战役。而那一夜,逃亡是因为战争,当我们在一个寒冷之夜回到北京大学国语系女生宿舍时,就开始收拾行装。我将一只从中国北方的老家拎来的棕色皮箱打开,这只箱子是母亲的嫁妆,也是我上北京大学时她馈赠给我唯一的礼物,因为自父亲死于肺病以后,母亲就改嫁了。我拎着母亲给我的棕皮箱子来到了北大,再将它塞进床头边唯一的衣柜里。半年时间刚过去,而我此刻却又匆忙将箱子打开,有限的箱子体积容不得我带走更多的东西。

时间已经很久了,我的老骨头已经开始咯咯作响,它剩下的几乎全部是回忆……回忆是人生的钥匙,只有它可以帮我打开窗户、房门和箱子。那天夜里,我们撤离时,我攥紧了那只棕色皮箱,时辰已到,我的手心潮湿,心跳加剧,对于这条逃亡路,我们是迷茫的。尽管如此,出发之前,我仍然庄重而严肃地穿上了那条蓝花布裙,脚穿黑色布鞋,我跟上了学校逃亡的队伍,实际上我发现不仅我拎着箱子,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慌乱中拎着一只箱子,这几乎成为我们的标志。

前夜,是一个人和一群人的序幕,是我的青春所历经的战乱之初始。曾经,我手里拉着一只棕色皮箱从南方来到了帝国之城,在那个春天,我穿着蓝花布裙,曾穿行在帝国小巷深处密织如绸的燕语中,帝国之都浑厚深远,却已历经了无数战乱的洗礼。我们开始了南渡,在南渡的队伍中有我们的校长,有

我们的教授。在人群中，我看见了沈从文；在人群中，我看见了杨振声、梅贻琦；在人群中，我看见了叶公超、周培源、朱光潜；在人群中，我看见了钱瑞升、张奚若、梁宗岱；在人群中，我看见了冯友兰、吴有训；在人群中，我看见了沈履、陈福田、潘光旦、赵世昌；在人群中，我看见了陈寅恪刚刚失去父亲后，悲郁满怀的面孔。南渡的队伍已拉开序幕，无论炮火多么猛烈，我们已开始了南渡的传说，从那一天起，在前景迷茫的战乱中，我们开始了南渡之夜的教育和梦想中的流亡。

黑夜弥漫中我们逃离了北京城，只感觉到上了一辆车，车厢里很拥挤，没有顶篷，没有缝隙，所有人的身体都是彼此依倚，要么背靠背，要么肩头挤着肩头，要么两肋互相挤压……逃亡就是从一辆快不起来的货车开始出发，我听见车下的轮子从布满冰凌的路面上滚过去时的声音，每次我抬起头来，面前的每张脸都是那样惊慌失措而又无望，我们无望地将所有身心依倚在这车上，再继续于无望中感受着异常缓慢的时间是怎样穿越着黑夜。后来，我便不停地打盹，我发现整车人都在打盹，这车轮轧着冰凌的缓慢的节奏，仿佛成了我们的催眠曲。数之不尽的小盹以后，也就是头碰头的摇摆曲以后无数的黑夜过去了……我们终于来到了长沙。

对于我们的逃亡生活来说，目的地十分重要，它就像我们离开了北京大学以后投奔的一座居所。在车厢里摇晃了数日后，感觉几乎所有的欲望都消失了，现在，我只想洗脸。我一下车，就在寻找着水，哪怕是几滴雨也好啊，在我又期待又迷茫的时刻，黄昏中雨落下来了。这是秋天长沙上空飘来的雨，这是我所渴望的一场细雨。我仰起头，细雨落到了面颊上，有几个女生看见我将面颊仰起，也同时仰起了面颊，在长沙，我们仰起头让细雨洗干净了流亡中的面颊。之后，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

“1937年10月25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11月1日正式上课。截至11月20日,全校有文、理、工、法商四个学院十七个系,教师148人(原北大55人,清华73人,南开20人),职员108人,学生1452人(包括借读生以及招收的大一新生)。校本部和理、工、法三学院都设在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文学院设于南岳圣经学校分校……11月1日,是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的日子(以后这个日子就成了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日),当天没有举行始业仪式。上午九点多,长沙上空突然响起空袭警报……”

自从用秋雨洗干净了面颊之后,我就觉得自己活下来了。逃亡之路上充满了惊悸的尖叫声,幸亏我们挤在一辆大货车上,在互相依倚的摇晃中相互获得了慰藉,而且货车不慢不快的速度阻隔了车轮之外的关于生存与死亡的问题。我们看上去都活过来了。自从逃亡之夜开始,我似乎就开始深究两件事:第一,此生我开始第一次逃亡,这是一件生命攸关的问题,因为滞留就面临着死亡。所有人都必须走,不走是不可能的,走是为了保存生命,拥有了生命就拥有了一切。第二,此次逃亡,一是为了生存,二是为了完成学业,因为只有逃亡之路上才可能抵达接受教育的梦想。对于我来说,接受教育并完成全部学业就是我青春期的梦想。

为此,我站在水龙头下洗干净了蓝花布裙,这一套衣服是我最喜欢的。我不允许它弄上污垢,事实上,它上面已经有三四块油渍,这可能是我在攀爬货车时不小心留下来的。我用巴掌大的一小块肥皂洗着污渍,逃亡路上什么都很紧缺,这块小肥皂是我从京城带来的,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哪怕我们已经在长沙校区落下了脚,但局势并不稳定,所以,在我清洗蓝花裙上的污渍时,我只在呈褐色的污渍上上了一层浅浅的肥皂……我使劲地搓洗,后来,几小块污渍终于消失了。我将水龙头下的蓝花布裙拧干,晒在了宿舍外的铁丝上。

那一天,我们女生宿舍的所有人都在清洗衣服,宿舍外一根早已生锈的铁丝上挂满了我们的衣服,我看着蓝花布裙感觉到了一种获得新生的喜悦。然而,这喜悦并不长久,我们听到了一阵阵来历不明的警报声。在乱世,所有东西都来历不明,警报之下将是什么?我本能地奔向我的蓝花布裙,本能在那一刹那告诉我,失去了什么,也不能失去我的蓝花布裙,它是母亲为我上北大而请裁缝量体裁剪而成的,它的降临,意味着我的青春期开始了,更为重要的是意味着我接受教育的时辰开始了。

我突然发现,当本能让我奔向那条蓝花布裙时,它在替我维护着青春的希望、母亲的嘱托、教育的理想……那条湿漉漉的蓝花布裙突然被我从生锈的铁丝上拉下来,女生们也纷纷奔向铁丝上水淋淋的衣服。我明白了,每个女生都拥有自己要命的、深藏诸多隐喻的玫瑰色、天蓝色、金黄色、翠绿色……的布裙,它们仿佛就是我们身体中的一面面旗帜。

我们将湿漉漉的布裙拥抱在胸前,如果此时此刻局势需要我们突然奔逃,我们一定会拥抱着胸前的布裙,沿着一条天空之下轰鸣着警报声的迷津跑出去。

然而,警报声消失了。我仰起头,天空很灰暗,从我们逃亡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没有见过蓝天。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将衣裙重新晒在生锈的铁丝上。我相信,即使天气灰暗,我们的衣裙也一定会干的。有了这小小的信念,我们因惊恐而变得僵硬的手脚渐渐开始变得柔软。

在南岳衡山脚下的临时大学文学院,我开始在阵阵的警报声中嗅到了秋野芳菲的味道。我抬头便看到了穿越战事硝烟的、我所仰慕的学者教授,他们穿着布衣西装,投入了临时大学的聚集地。我铭记了他们的名字:有朱自清、



闻一多、叶公超、冯友兰、钱穆、金岳霖、汤用彤、陈梦家、吴宓、柳无忌，还有英国诗人兼诗歌理论家威廉·燕卜苏等。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校友穆旦、王佐良、许国璋、赵瑞蕻等。

长沙首次被日军投掷炸弹的时间是1937年11月24日，这一天听说小吴门火车站附近中弹6枚……我们宿舍的三名女生，她们分别是穿玫红色布裙的吴瑾之、穿乳白色布裙的周梅花，另外就是穿蓝花布裙的我自己，我的名字叫苏修：一个取自我父母婚姻生活的名字，它就是我的符号之一。人有了名字，就有了与这个世界会面的通行证，这名字中包括我们的性别和出生地，也同时衍生着在这个名字之下的与世界的生与死的未知联系。这一天黄昏，吴瑾之提议说去火车站看看，我们在黄昏中溜走了，三个影子重叠着，如果在明朗的阳光下看上去我们会是画中人，因为恰好这一天，我们三个人又不约而同穿上了自己心爱的裙子。

吴瑾之身穿自己玫红色的布裙，周梅花穿着自己乳白色的布裙，而我则穿着蓝花布裙——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要穿玫红色、乳白色的布裙，但我猜测都与她们的母亲有关系。一个女孩的身后一定有一位母亲的存在，哪怕母亲远在千万里之外，也一定穿过众多屏障，默默地注视着我们。而我们此刻终于溜了出来，走了不远就看见了湘江。来长沙已有些日子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很近距离面对湘江。江岸很寂寥，在战乱时期，市民们都不轻易在外游荡。面对湘江，我们似乎又忘却了战乱，三个女孩站在湘江岸，倾听着江水的汹涌起伏，凉风吹拂着我们的裙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离开了灰蒙蒙的湘江，在黄昏中我们无法看清楚江水的颜色，一切都被灰暗的色泽笼罩着。沿着江岸我们继续往前走，就到了小吴

门火车站的附近,看上去这里显得额外混乱。天渐次变黑,火车站的附近出现了穿白大褂的人员,我们好奇着跑上前才发现地上趴着、躺着无数在日军轰炸中受伤的市民,我们分头蹲下去。我看见了一个女孩,她应该十三四岁,似乎睡着了,我蹲在她身边轻轻摇晃着她的身体,然而,她的身体似乎是僵硬的,我伸出手抚摸她的面颊时才发现她的脸是冰冷的,当我的手指往上抚摸时,突然触到了女孩头顶上的鲜血,这些血似乎已经凝固了……我惊悸中站起来想去寻找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然而,每一个医生都在忙碌中。我好不容易挡住了一位已将手臂受伤者包扎好的医生,当我求她前去救救那位颅内流血的女孩时,我的声音是低泣而慌乱的。医生看了我一眼,随同我来到了那位女孩身边,她蹲下去触摸了一下女孩的气息后告诉我说,女孩已经死了。这是一个残酷的消息,我摇摇头,否定着这个消息,我说这么小的女孩怎么会就这样轻易地死去?医生不搭理我,因为她没有时间搭理我,而对于我来说,申诉也是没有意义的。

接下来,我就目睹了两件事:第一,在混乱不堪的火车站附近,数之不尽的受伤者被穿白大褂的医生和援助者抱着、搀扶着、抬着进了车厢,这些是活人,可以治愈者,他们将有机会获得重生;第二,仍然有数之不尽的人从冰冷的地上被拉了起来,我能感受到这些被拉起来的人们身体是僵硬的,他们被抬到了大板车上,包括那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也同样被两个男人抬到了大板车上,这些人已无生命气息,他们将作为群体死亡者被载往城郊外去埋葬。

那一夜,我们很晚才回到宿舍,什么话也不说就在最短的时间内脱下了各自的布裙,然后在黑暗中按照各自的方式洗干净了面颊、手脚后就钻进了被子。

我是最后一个钻进被子的。在黑暗中,我似乎还能嗅到那种血腥味,这是我平生头一次面对死亡,满地的伤亡者是陌生的,他们中有些人将继续活下